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九

孝行上

龔 穎

劉 瑜 董陽

賈 思

郭世通 子平原

張 敷 改入

嚴世期

吳達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進之

俞念

張楚

邱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許昭先

余齊民

孫 棘

妻許慶

錢延

何子平

袁廓之

改入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行

江

吳慶之

蕭啟明

鮮于文宗

公孫僧遠

吳興之

韓係伯

孫 淡

華 寶

薛天生

劉懷角

解叔謙

宗元卿

庚震

朱文濟

匡昕

魯康

韓靈敏

劉縣小兒

改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封延伯

陳玄子
范安祖

楊黑頭

郝道福

邵榮興
范道根

文獻叔
韓弘寶

徐生之
何弘

吳達之

蔡曇智
何伯嶼

王文殊

樂頤之

弟預
沈昇之

汪泌

庾道愍

族孫沙彌
沙彌子持

陸絳

庾曜

改入

陸曇淨

改入

何炯

改入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君親至理實忠孝

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至
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
眩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嗶翔之感棄捨生
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忘於名節之不變戎車遽為其首
斬並執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于天行
成乎已損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闕至匪由勸賞而
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
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理落以

備闕文云

龔穎遂寧人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微又不至乃脅以兵刃終無回改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至宋文

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頴節義

宋書載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節顯時屬棟撓
則獨立操彰譙縱乘鸞肆虐巴庸害前益州刺史毛
瑒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林迫受職故吏龔頴兵送舊
君衰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
槩遂延此旌命劫以兵威頴忠誠奮發辭色方壯桎
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其死不更其守若
王燭抗辭燕軍同周苛肆詈楚王方之于頴義以加

馬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猶齒于鄉曹敢率愚慙舉所知

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勤身力營葬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泣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烟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間

蠲一門租布

賈思會稽諸暨人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思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思及栢俱焚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思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居喪不勝哀家貧傭力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垂泣瘞之

郭巨初欲埋兒見金與土中止惟世通乃真埋兒者

又同郭氏尤奇

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哀感思慕終身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未嘗釋衣幅仁孝行于鄉黨鄰村小大莫呼其名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貫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綺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敕榜表門閭獨其私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太守孟顛察孝廉

不就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給
供養性甚巧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
念家貧父母不辨肴味惟鹽殮飯若家或無食則虛中
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糴買然後舉爨父篤
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積年又未嘗偃
卧父亡慟絕數日方蘇以為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塋
凶功不欲假人然性雖巧獨不解作墓乃訪邑中塋墓
者助人運力久乃閑練又自買十夫以供衆費寔窳之

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
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
平服勤未嘗暫替傭債養母有餘乃聚以自贖既學構
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自必貧始
既取賤價又以夫力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為
祠堂每節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服除後不
復食肉

宋書曰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忍自此迄終三

十餘載

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遺以綿一斤不受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受母終毀瘠彌甚僅不至死墓前有數十餘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故乃資家貲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少竹

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之盜奔走隋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致此人顛沛乃于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採筍置籬外鄰人慙無復取者宋文帝遇弒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或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應曰吾家見義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痛耳

愚按原平以至孝遇大逆故憤與痛俱以此激發為子為臣者耳不止報恩也

又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舟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舟乃步從地道往錢塘貨賣每行見人牽球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舟不假旁人若已舟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鳳球助人引舟遇有聞者為吏所錄聞者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送縣縣令新至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

南北史合注

方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始修民敬太守蔡興宗臨郡
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

宋書載興宗教曰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追風曠古
山陰朱百年妻孔氏耄齒孀居窶迫殘日飲風撫事
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

原平誓死不受

宋書曰或勸其受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耶則無
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貧耄耶耄齒甚多屢

空比室非吾一人

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
減秘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
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
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
殊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亡事不行卒于家三子一
弟並有門行

張敷字景胤吳郡吳人父邵另見敷生而母亡年數歲

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計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韵甚高好讀立言兼屬文論初父卽使興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乃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送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

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
不耐雜帝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樞父即小名
黎文帝戲之曰樞何如黎荅曰黎是百果之宗樞何敢
比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
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
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床去僻三四尺二
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赴等失色去其標遇
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

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塩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便感動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盛耳自是不復往未期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放之世期馳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

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闈七十並老病無
依世期飴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
十五人荒年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
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行義嚴氏之門復其身徭
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直年飢繼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孀
從小幼之親男女者死十三人達時病困鄰里以蓆席
裹之埋于材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

辟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也墓葬十三柩鄰里嘉之葬日悉門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送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曰我不能去

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遂以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首曰父
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驟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
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驟綜抱父腹
下賊斫綜頭面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
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
乃止父子並免鄉人秘書監邱係祖廷尉沈赤黔以綜
異行薦補之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
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宋書曰韶之以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又以吳達孝行純至列墳成行故并列上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

宋書載詩曰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登輝層崖竦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唐后明敬漢宗蒲輪我王降鑒思樂懷人郡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闡吳實履仁心

力偕殫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栢九

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
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
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
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思亂聚得數升恒帶
自隨及貶逃竄多飢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
失明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秦綿河南孝廉也遭母喪送葬不忍還復鄉人為作茅
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
聲行者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
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
永寧安固二縣領尉校家世富足年飢散財救贍鄉里
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進
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隋水沉沒進之

投水極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林抄
暴至進之門輒相約不得侵犯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
役

俞僉永嘉郡吏也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
妻子並凡兵寇之際莫敢收藏僉以家財冒難棺斂逸
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喜嘉中以老病卒

張楚益州梓潼人楚母疾命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而
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間易其

里為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跣吳興烏程人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遇火焚失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忽逢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告

前俄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
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
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盱台直瀆人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家貧力弱無
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
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
墓處去淮五里荷担遠汲因而不用彭仰天自訴如此
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

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視之葬竟水便竭元嘉元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擒言與恭妻弟吳晞張為呂晞張先它適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陳家寓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自歸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已

是戶主求免弟恭况弟二人爭求愛罪郡縣不能制依

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

宋書戴州議曰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遑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不測之罪二子乘舟無以過此宜宜摠執憲文加以罪戮

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

宋書載耕辭曰康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今以千斛助官振貸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

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或東莞王道益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思入海澨被害遺骸不收母兄並飢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母送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滲骨當悉凝漫乃操刀沿海見苦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付每慮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苦首創夜有女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為

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又病篤諸骸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困父母死不殯又范苗父子並亡又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喪者二人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無呼名者宋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

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許昭先義興人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侄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獨身料許無日安於家餉饋肇之非莫珍新資產既盡買宅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不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有舅其夫妻並患疫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營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

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鹵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
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宋書曰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居為鄉邑所美會
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楊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
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
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四百餘里
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亡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遺

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民即曰相見何難號叫
殯所須臾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
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虛
期不至棘詣郡自列身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
以身代薩薩又列犯法實是薩身應依法受戮太守張
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
悅甘心赴死

宋書曰棘聞聽代顏色甚悅謂弟曰籥得爾生則為不死又薩聞之亦欣然曰死是分耳但兄免何恨

棘妻許氏又寄語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今尚未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賜帛二十疋

錢延慶長城人父仲期為同郡錢慶恩所殺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逢慶恩於庾思棟手刃之自繫烏程

獄吳興太守郝顛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蕩人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
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貸市
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
得米何心獨響白米每有贈解者若不能寄至家則
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
去職歸家時鎮將軍顧顛之為州上網相謂曰尊上年
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徵祿當啓相留子平曰

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
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討
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
事寧自解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不及妻子
人疑其儉薄子平日希祿本在養親非為已也問者慙
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
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
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

不進鹽菜所居室敗不蔽風日兒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塋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

宋書曰支休殆不相屬

幼持操檢敷厲名行雖處閣室如接大賓學義監明處之以黜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年六十終

袁郭之字思度陳郡陽夏人父景雋宋世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郭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戶示不臣於宋時以比晉王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郭之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為太子洗馬時何濶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測慮太子甚悅郭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蕭韶奈何聽亡國之音耶太子改容謝之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為
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囚即日遺妻布衣
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遺書戒懷
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為滎陽太
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
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
力屈歸命二家子侄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
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

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齊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鹽酢不入口者三十五年久病著床忽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不見病果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或謂感孝

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獨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衍江
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至減命王
儉上言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閣以光
郎署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
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槩
位至侍中性號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為揚
州召為西曹書佐及義恭遇禍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

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
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
若欲見吏則是蓄魚于樹栖鳥于泉耳不辭而退琨追
謝之望處不及矣

蕭敷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卧敷明晝夜
祈禱時寒敷明淚冰如筋額因叩頭故血亦冰不溜忽
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敷明跪受之忽
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

之即愈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菽羹緒妻至
市買菽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
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
哽死緒聞心中便介介然即利血明日死叡明聞之大
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何處欲手戮之既而曰洩吾刀
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亦哀卒詔贈中書郎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
穢僧遠省飧養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自身自販貼

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弟未婚嫁
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
侍虞炎等為十二部使乃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
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宋元嘉末弟憇之為武進縣吏隨
王誕起義元凶邵遣軍主華欽攻之吏民皆散憇之獨
留見執將死欣之請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
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 又永明初廣陵人童起

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俊表聞

韓係伯襄陽人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桑樹于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曼年十七給客報父仇為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孫淡太原人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淡知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

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
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冠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
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同郡薛天生母遭
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
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年一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
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雁門人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

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簾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簾公癘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清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世疾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蚤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宗曾子 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為撰孝子傳 文濟字敬遠吳興人自賣葬母太守謝瀹命為儒林不就 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痛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為孝感所致 康祚扶風人亦有志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

差時以為冥應位至屯騎校尉 昌寓陳郡人為劉恢
廣州參軍孝性甚至養一鵠昌寓病二旬鵠二旬不食
昌寓亡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亡家貧
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
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志未嘗告歸
靈敏事之如母

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

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間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床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封延伯字仲連渤海人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為北州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為兖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見後豫州王寔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

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
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仰邴原也

南齊書曰延伯僑居東海不至京師豫章王辟中兵
不就卒與此不同

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
七口武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
陵范安祖李暉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
陽何弘華陽陽黑頭踈從四世同居並供衣食詔俱表

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
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吳達之義與人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楫
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買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
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因讓兄又讓世業舊
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南齊書達之傳後又載河南人辛普明普明少時與
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靈坐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

寢奠免兄將葬鄰人嘉其義賻贈甚多初雖受後皆反
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
忍以亡者遺物為家財乎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
刺史豫章王嶷辟為義曹從事卒

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河伯璵兄弟鄉里
號為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顛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
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云
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

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伯璵
卒幼璵未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
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漳人父歿魏文殊思慕泣血終
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縵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
謝藩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
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
琇之表其行鬱林王詔榜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
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慙涕泣因請假
還中路果得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
西土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啗
被至碎恐母哀已也相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
僚非人棄官去吏郎部庾果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惟
枯魚菜菹果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
數種果之曰鄉過于茅季偉我不能林宗仕至號州中

從事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邛州行事
王真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
軍隆昌末預謂丹楊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有伊周之
事君蒙武帝殊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
褚公至今齒冷無為交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
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
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為反覆
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孰若超然謝病高枕家園與松

栢比操風霜等列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為永
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榲藪葉
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
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
研屨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
則更登性便仁義衣弊蟲多以綿裹置壁聞恐蟲飢死
乃復置衣中遂終身無蟲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亦

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為
野火所焚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以血歷仕南中郎
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投泌
泌親自隱郵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與埋之後
領園子助教乘牽車至染鳥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
之躬自步去武帝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
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
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

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閔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孝孝泌以別之

庾道愨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玄孫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孤悻時人莫知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愨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林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見一媪負薪外還而道愨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俯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

揮淚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
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
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淵詳密求換其板他日
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
乃意解道愍任齊任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
中坐沈攸之事遇害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
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

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
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
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所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
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不衣綿纈夏不解衰經不出戶
廬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
忽生松柏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耳蔗沙彌
遂不食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
帝召見嘉之以補缺令還除輕車邵陵王綸參軍事隨

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
沒沙彌抱樞號哭俄風靜咸謂孝感所致後卒于長城
令子持見別傳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父閑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為
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謂所親曰人
宮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士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
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暹
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可逃死臺

軍攻陷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姚宅尚書令徐孝嗣啟
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絳完襄
絳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及行刑者俱害之

庾子曜不知何許人父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
為江州長吏坐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于朱雀航將刑
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不冠而死語觀者曰吾
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
天下將免塗炭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

之

顏氏家訓曰梁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
時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先嘗孜孜
色貌相見如不足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体魁梧為
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
陸曇靜字元光彭城人父慧鏡梁安成內史慧鏡父元
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
曇靜篤行有父風解褐梁安成王秀國柱常侍父卒於

郡曇淨奔喪不飲食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
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應
孝行武帝用為海寧令曇靜又以兄未為縣因讓兄乃
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飡粥不以委
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殆一旬母喪權
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
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暮卒

何炯字士光盾從弟也父擢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盾

受業一晷並通五經章句白晷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
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
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
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
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梁揚州主簿舉秀
才累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
帶頭不櫛沐信宿問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
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

友請譬終于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
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是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
異月朝十五日可豐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
並淡仕故祿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淒然泣下
自外無所言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九